

不相信，甚至我还总在怀疑自己。”

妈妈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而邵艺辉比较敏感，从小心思就重。“即使我妈已经对我这么好了，我有时候想起小时候，每天都在失眠的那种感觉依然很深刻。因为我觉得童年是特别难熬的过程，感觉自己很容易仅仅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就很焦虑、失眠和内耗。所以我也塑造了一个和我有点像的很敏感的小孩。同时我写小叶这个人物，也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希望有一个这么体贴或者成熟的人来做我的朋友，和我说一些很不一样的或者很关照我的话。”

从电影里从未出镜的小叶母亲身上，她感受到一种不该被称为爱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爱你，会让你特别痛苦、自责和愧疚，让你觉得很灰暗，甚至让你抑郁，实际上这就不是爱，我们应该发明一个新的词去定义这种东西。”电影里小叶最让人心疼的一幕，就是反问：这个世界上难道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吗？不会有的吧？——王铁梅听了低头不语。观众席上传来抽泣。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痛苦，甚至更大的灾难，可能都源于他一直在纠结：我的父母难道不爱我吗？如果不爱我的话我算什么东西？如果连我亲生的妈妈都不爱我，那世界上还会有谁爱我呢？这有时候对人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和一种彻头彻尾的崩溃，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些都没关系，可能有些人就是天生运气不好，但是我可以走出来。”邵艺辉说。

在采访中，她也谈到了自己的爱情观和育儿观：“现在比较觉醒的女性，她除了会追求当下的吸引，

也会追求真正的理解。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孤独很渺小的，我们都很需要别人理解自己，也想深入地去理解他人，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觉得作为人有很多美妙的体验。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别人追求什么，但我只能说我和我身边的女性朋友，都追求的是当下的一种快乐，喜欢就是喜欢这个人本身，不会想把这种喜欢跟任何东西绑定。爱情是必不可少的，但它肯定没有那么重要，算是非常必要的调味料。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最希望孩子拥有的是正直、勇敢的品质和阅读量。其实王茉莉这个孩子的人物逻辑也基于此，她能经常说出一些很有智慧的话，也是因为她很爱看书，一个爱看书的孩子就是会有很多思考，这种思考和反思对于自己来说很重要。”

想起电影里王铁梅对女儿说的台词：“你正直、勇敢、阅读量大！没出过国旅游有什么好自卑的！”

## 男人可以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看片时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超大的笑声，但是大家也心知肚明，在轻松愉快的表象背后，《好东西》想探讨的问题其实很多，探讨得也颇深。

女性觉醒以后还会遇到什么问题？邵艺辉说，很多很多。觉醒的女性还会恋爱脑吗？我们如何在保证自己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同时，投入到恋爱里？没有雌竞的女性友谊应该是什么样的？两个女人带孩子是不是会解决掉一些问题，与此同

时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如果小孩只是想做一个观众，我们是应该尊重她的想法，还是鼓励她去上台的人？现在很多男性也一直在进步，对性别议题和女性主义都有所学习和了解，那如果是这样的男生，女生就会喜欢他吗？两人在一起会不会遇到新的问题？——她觉得这些都值得去讨论。

在她看来，上海也是一个很适合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上海是一个非常包容、多元、丰富，很现代也很国际化的城市，在这里不论男女都会对女性更友好、更尊重，是一个很适合女性发展的地方。《爱情神话》因为讲的是上海本土人的故事，所以肯定是在上海拍摄，而《好东西》虽然讲的是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但我觉得故事里女性生活的部分，与上海这个城市的氛围和环境也很适配。”

上海之于邵艺辉，就像纽约之于伍迪·艾伦。由于电影里的对白较多较密，交流又充满机锋，不时金句迭出，现在已经有人称邵艺辉导演为上海的伍迪·艾伦——确实，二人的观众画像可能也是比较一致的：城市中产或小资，喜欢文艺。

《好东西》和《爱情神话》一样，都有一段非常出彩的“饭桌戏”。饭桌上二男三女，七嘴八舌，锋芒毕露，剑拔弩张。“我个人好像比较擅长、也比较喜欢写很多人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所以我写剧本的时候，老是不自觉地让不同的人各自带着不同的事情或不一样的视角而聚在一起，然后大家聊一些好像和个人无关的事情。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个人的趣味。”